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TD/W/1330-AL

S/PV.2783
18 January 1988
CHINESE
ENGLISH

第二七八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月18日星期一，上午11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巴西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法国	布罗尚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弗高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谷口先生
尼泊尔	乔西先生
塞内加尔	萨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赞比亚	姆弗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8-60221/A

上午11点4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1988年1月7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415)

主席：根据第2782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请黎巴嫩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请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理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座。

应主席邀请，法胡里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内塔尼亚胡先生（以

色列）、萨拉赫先生（约旦）和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厅一侧

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科威特、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代表的信，

他们在信中请求被邀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和《宪章》有

关条款以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这些代

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应主席邀请，哈桑先生（科威特）、本努纳·卢里迪先生（约旦）和希哈比先

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1988年1月

15日的一封信。信中说：

“我谨请求安理会在审议‘中东局势’的项目时，根据过去的惯例，向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特尔齐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已作为安理会第S/19433号文件散发。

阿尔及利亚的提议不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或第39条提出的。但如果安理会同意了有关参加辩论的邀请，那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获得与那些根据第37条规则应邀参加的会员国一样的参与权利。

有没有哪位安理会成员希望就这一提议发言？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必须再次重申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美国一贯坚持这样的立场：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安理会允许同意听取非政府实体代表发言的唯一法律根据是第39条规则。四十年来，美国一直支持对第39条作宽大的解释；如果这一问题是根据这一条规则提出的，美国当然不会表示反对。然而，我们反对专门和特别地偏离有条不紊程序的作法。

因此，美国反对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该组织如代表联合国一会员国所应享有的参加安理会讨论的权利。我们当然认为应该听取各种意见和观点，但如果这样做会违反规则，那我们是不同意的。尤其使美国不能同意的是，安理会最近的行为似乎是在有选择地提高那些希望通过偏离议事规则来求得在安理会中发言的人的声望。我们认为，这种特殊做法是没有法律基础的，是对规则的滥用。

出于那些理由，美国要求将提出的邀请的条件，付诸表决。当然，美国将投票反对该提议。

主席：如果安理会没有其他成员要发言，我就认为安理会准备对阿尔及利亚的提议进行表决。

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中国、日本、尼泊尔、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票赞成，一票反对，四票弃权。提议获得通过。

应主席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厅一侧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要借此机会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别洛诺戈夫大使阁下表达我国代表团以及我个人对他的赞赏，因为他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审议工作。我国与他的国家享有密切相连的友好和合作的关系。

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安理会新的成员。我祝愿他们工作一切顺利。我还要感谢那些任期已结束的成员，感谢他们为安理会工作的成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安理会三度开会审议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内的严重和恶化的局势。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入侵的犹太复国主义部队的继续占领和以色列占领部队对没有武装的平民的野蛮压迫行径，包括向这些人民疯狂开枪射击，蓄意进行屠杀，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和青年的屠杀。

在这一方面，安全理事会通过了重要决议，谴责以色列侵犯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政策和作法，尤其谴责以色列占领军向示威者开火。安全理事会要求以色列停止从被占领土驱逐巴勒斯坦平民，并确保那些已被驱逐的人安全地立即返回被占领阿拉伯领土。此外，安理会要求以色列作为占领国遵守《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

在开那些会议以前，安全理事会曾经开会审议由于种族主义南非政权不断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而造成的同样严重的恶化的南部非洲局势。此外，安理会审议了由此造成的可怕的生命损失和财产破坏。安全理事会对种族主义南非政权一再侵犯安哥拉主权、领空及其领土完整的行径表示严重关切。

安全理事会现在应黎巴嫩的要求开会。安理会再次审议由于以色列占领军不断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和野蛮镇压黎巴嫩人民的行径以及特拉维夫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占领黎巴嫩部分领土而造成的严重的、不断恶化的黎巴嫩南部局势。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南部非洲、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以及黎巴嫩南部的紧张和严重局势，这不是偶然的。安理会继续审议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政权的持续侵略行径及其法西斯作法，不是偶然的。安理会通过了谴责这两个政权的决议，也不是偶然的。

两个不遵守道德和文明行为准则的遭人唾弃的法西斯政权同时犯下的这种行径及其伴随的政策产生于它们共有的恐怖主义起源和同样的法西斯结构及它们在行径和作法的充分协调。

在安全理事会的最近一次会议上，我们听取了黎巴嫩大使的重要发言，他在发言中描述了在以色列占领下的黎巴嫩南部的悲惨局势，他谈到以色列占领军每天不断地对黎巴嫩人民，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侵略的行径。如果这些行径表明了什么的话，这是一种打着极端主义标记的法西斯主义，除其他以外，其目的在于制造恐惧和恐怖的气氛，以便最终迫使黎巴嫩人离开其土地和财产。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和恐怖主义倾向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其最终目标是要接管黎巴嫩领土，并最终使之脱离黎巴嫩的主权。

让我们从头回顾一下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让我们回顾它们印发的它们叫作以色列的不同的版图。这一切十分清楚地暴露了犹太复国主义对黎巴嫩南部及其资源怀有的野心。任何其他要求都不是真实的，尤其是在黎巴嫩领土上建立所谓的“安全区”，这只不过是这些野心的实际应用和执行。

以色列的安全理论是以色列在该地区犯下并继续犯下的一切暴力、侵略和恐怖主义行径的根源，并导致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的‘安全区’，这种理论只不过是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的同义词。它是纳粹主义用来为其扩张到其他国家的领土和占领这些国家的行径辩护的“重大范围”理论的现代表达方式。

众所周知，造成黎巴嫩南部悲惨局势的原因是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境内建立它称作的安全区，拒绝安全理事会要求它完全、无条件地撤出所有黎巴嫩领土的各项决议，并且武装雇佣军，然后用来作为对黎巴嫩平民进行恐吓和其他暴力行径的工具。此外，这是由于以色列占领军的镇压和恐怖主义行径，以及以色列拒绝让联合国部队进驻该地区，并阻挠其执行任务所造成的。

以色列占领军包围黎巴嫩南部城镇和村庄，禁止人民进出，把这些城镇和村庄变成了拘留营。占领军将这些城镇和村庄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以色列占领军每天从空中、陆地和海面上犯下镇压、屠杀和破坏的行径。

安全理事会对停止这种不幸的局势负有重大的责任。安理会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采取有效措施以迫使以色列立即地、全部地撤出所有黎巴嫩领土，不对黎巴嫩、黎巴嫩主权、领土完整和黎巴嫩人民采取任何侵略行径。

安全理事会的效率和信誉主要取决于它履行其使命：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人们每次要求安理会采取措施以制止以色列的违法行为，就是在考验这种能力。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不仅仅限于通过无论这决议是多么的重要决议。这种责任超越于此，是要保证决议得到完全和彻底的执行，以及保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尊重。

与加沙、西岸和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英勇起义并肩战斗的黎巴嫩民族抵抗运动将继续下去，直到把土地和圣坛从以色列的占领、其影响和勾结者手中解放出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侵略——实际上已使数十名烈士牺牲，更不知多少人受伤——再次要求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采取防范措施，包括执行《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迫使它停止侵略行为，全部和立即从黎巴嫩南部和所有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善之词。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代理观察员曼苏里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曾向其发出邀请出席第2782次会议。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曼苏里先生：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向你、并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转达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的谢意，感谢让我们参加安理会关于以色列占领当局在黎巴嫩继续犯下的侵略行径和专横武断的作法的辩论。

我还荣幸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一被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的职务。我们相信，你的外交才干和你认为有必要加强国际法规则的信念，将保证客观地进行这些审议工作，并导致通过决议，保障黎巴嫩共和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

我还愿赞扬苏联常驻代表对安理会上月份工作的明智领导。安理会上月的工作获得了成功。

安理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四次召开会议，讨论以色列当局在黎巴嫩、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继续犯下的侵略行径。安理会本次会议，是要讨论以色列继续侵犯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事实上，不论是采取直接的方式，还是通过它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的代理人，以色列现在仍然是在强制实施其统治。

以色列侵占了一部分黎巴嫩领土，无视安理会第425(1978)号、第426(1978)号、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7)号决议，这些决议都要求以色列从所有黎巴嫩领土上撤出去。这一连串侵略行为的最后一次，就是以色列空军于1988年1月2日袭击了几座和平居民的城市和村庄，导致2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大多数受害者为儿童和其他手无寸铁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

去年黎巴嫩政府提醒安理会注意以色列继续从陆、海、空三方面侵略黎巴嫩领土。黎巴嫩常驻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中，以及通过作为正式文件散发的写给安理会的许多信件——在1987年中就有15份——已详细叙述了以色列的侵略和违法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生命和物质损失。

尽管安理会讨论了这些侵略行为的详细情况，尽管它一再谴责这些行为，然而以色列继续无视安理会及其决议。它仍然坚持其侵略行为并违悖国际法规则。最近违法行为的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当局使用直升飞机，侵犯黎巴嫩领空，将四名巴勒斯坦平民驱逐出境。以色列不顾黎巴嫩正式拒绝接收这些平民，不顾安理会要求以色列不要驱逐任何巴勒斯坦平民的第607(1988)号决议，强行将他们放在黎巴嫩领土上。

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S/19318)载有资料，证实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铺筑了多条公路，并在周围设置篱障，从而阻止黎巴嫩平民进入作为其生活来源的农田。该报告还提到了多起侵略行径，其目的都是吞并黎巴嫩领土和根据以色列利益重新划定边界。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领土并建立所谓安全区的行动，显然违犯了国际法原则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特别是第425(1978)和第426(1978)号决议以及后来的多项决议，这些决议都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彻底撤出黎巴嫩领土。

关于这种继续蔑视行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当充分 and 有效地担负起它维持中东和平的责任。

因此，安理会必须辛勤地寻找各种方法和途径，借以迫使以色列顺从国际社会的意愿、尊重安理会的决议、听从国际法原则，并促进在黎巴嫩国际边界部署联合国部队，从而使黎巴嫩政府能够将其主权扩展到其所有领土。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巴勒斯坦和其它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是以色列对这些领土持续占领的结果，如果国际社会和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真正希望在中东实现和平与安全，必须达成的首要任务是根据联合国就此问题所通过的有关决议，从巴勒斯坦和其它被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军队并给予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主席：我感谢曼苏里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的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很高兴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的个人品质、渊博的经验和我对你的能力和客观性的了解，使我完全相信，安理会在你的主持下将以我们所期望的方式完成其职责。

我也要赞赏地感谢你的前任，安理会12月份的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常驻代表别洛诺戈夫大使，他出色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会务。

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和问题是以色列对黎巴嫩——一个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的侵略。黎巴嫩是一个得到全世界和世界上所有值得尊重的国家的承认的国家，而它却是以色列——一个没有得到世界过半数国家承认的国家——侵略的受害者。这就是目前控诉的主题。黎巴嫩常驻代表雄辩地阐述了以色列当局犯下的罪行和进行的侵略，这些罪行和侵略威胁了和平与安全，向本国际组织发出挑战并违背其《宪章》。我将不重复这些细节。

我们想要知道的问题是：这个恐怖主义实体今天是否在违反法律、犯罪、恐怖主义和侵略的领域中拥有凌驾法律、公约、准则、原则、伦理、义务和权利的特殊地位从而允许它能用陆军、海军、空军和坦克侵入其它人民的国家，对别国发动军事进攻？它改变邻国的边界和窃取它们的水源，它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甚至在突尼斯的土地上袭击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土地的中心袭击黎巴嫩人，但仍然逍遥法外。

不管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言者说了些什么，但所有成员都知道的事实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土地上用坦克和大炮对妇女和儿童开战。但我们要向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为了维护这个国家人民或其他国家人民而为人道主义标准、文明传统和国际义务流泪的人们问一个问题：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到哪去了？黎巴嫩人民的权利到哪去了？

以色列就它本身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自己的潜力也极其有限，并且最终无疑要失败，但是以色列犯下了所有这些罪行。而为了清除这些罪行，国际社会方才宣布对纳粹和法西斯分子进行战斗，而现在也为此而对南非进行抵制。所有这些政权都有发言人企图为其罪行洗刷，就象犹太复国主义者今天所做的那样。可是所有这些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犯下的罪行都是在国际社会面前干下的。各位卓越的成员们，你们对此采取何种立场呢？

以色列一方面屠杀人民，另一方面又声称它正在履行其维护这些人民安全的职责，这种令人憎恶的理由只不过是以镇压和恐怖主义压迫人民的侵略者的借口而已。巴勒斯坦的局势并不是正常的，并不是一小撮违法分子破坏安全，正如在国家和社会中建立在众所周知措施之上的任何既定、和谐和平衡社会中通常发生的那样。这是占领着一个建立已久的人民的土地的恐怖网，剥夺这些人民的生计和最起码的人权，破坏他们的生活，想要以镇压和恐怖征服他们，使他们臣服于其殖民主义定居者或逃离自己的家园。人民只不过是在抵抗侵略，以便在自己国家中生存下去。以色列的入侵和殖民主义定居本身违背了二十世纪的准则，因此以色列怎能声称它正在行使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边界上或在黎巴嫩维持和平的正常权利呢。他们首先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他们应当受到一次纪律性的教训，以教会他们怎样遵守法纪和尊重安全与人权。

在黎巴嫩土地上已经发生和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况是继续的镇压。我无法看出安理会怎能在这个问题上拖延通过一项强有力的决议。我们期待着有一天，由会议桌边这些具有如此崇高的道德、法律和政治标准和责任的代表参加的安理会，将能够根据《宪章》——不如说是《宪章》义务的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以色列破坏黎巴嫩的社会结构，以作为肢解黎巴嫩国家的序曲的失败的企图是一个可恶罪行，以色列当局对这一罪行的所有后果负全部的责任，并且他们总有一天要对此负责。他们的发言人说黎巴嫩有其内部问题。我们说每个社会有其自己的问题，但以色列侵略构成的危险超过任何社会环境下的所有问题。

11月2日我在大会的一次发言中提出，以色列当局将会看到受压迫和无安全可言的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力量。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将会认识到，他们在世界各国首都鼓吹游说的耍弄阴谋也决不能阻挡巴勒斯坦人返回巴勒斯坦。拒绝、否认和装模作样地无视巴勒斯坦事业的影响这一客观事实的某些国家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但这对以色列并没有帮助。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只是新一代人反抗的开始，今后的局势将会更加严重。

巴勒斯坦人民如此，黎巴嫩人民亦然，他们对自己的国土享有绝对的主权，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如果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坚持侵略，不用多久他们就会乞求阿拉伯人现在主动提出的和平与安全，但那时他们就不能如愿了。

毫无疑问，黎巴嫩人民定会讨还这次侵略的血债，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在黎巴嫩壮士英勇打击之下撤离黎巴嫩躲进他们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边界的过程中已经尝到了黎巴嫩人民反击的滋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此就没有责任了，因为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国际安全的国家采取措施；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推卸责任，不采取符合我们的职责的立场。

今天，犹太复国主义对黎巴嫩的侵略还伴随着巴勒斯坦境内一场歇斯底里的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大屠杀，妇女和儿童都不能幸免。因此，我们在这里审议

的是一场日益严重的大规模的犯罪情景。目前的这场反抗出乎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和对这场斗争默不作声的国家的意料之外，它们还会同样吃惊地发现一个决心力求生存的民族有多大的力量。

任何人都不要抱有幻想。巴勒斯坦人民决心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国土上恢复自己的自由。看一看罗德西亚史密斯政权的下场，想一想阿尔及利亚的帝国主义将领们反叛他们的巴黎政府，建立一个殖民定居省，最终在阿尔及利亚革命英雄的手中所得到的下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们等着瞧南非比勒陀利亚政权明天的下场吧。历史不断地重演。我们知道，南非现在向它的盟友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提供南非专家在镇压人民抵抗、对邻国进行侵略方面所获得的最新技术。但这就好比俗语所说的“盲人领瞎子”。

以色列公民不久将会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机器用光荣的诺言和美好的前景诱骗了他们，利用他们的宗教感情在他们的思想中树立了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象，说什么以色列公民不依靠武力就无法生存，因为以色列侵略从而招致敌视的阿拉伯民族在人数上超过以色列、对以色列人所占居的土地眷恋不舍。犹太人民清算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机器的罪行，这将是这场悲剧的另一部份内容。

这种局势还能持续吗？难道犹太复国主义还能继续用它所拥有但为社会、法律、传统和国际组织的成员身分所禁止的各种侵略和压迫手段镇压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视而无睹，使国际良知瘫痪的状况还要持续多久？

最后，我们在这里考验我们在处理这项投诉问题上的信誉，这也是我们在确定国际犯罪和各种恐怖主义、确定各国人民权利、确定人权和我们的自尊心，以及要求别人也尊重这些价值时的信誉。我们在这里采取坚定的立场从长远来说是符合我们各国的利益的，也符合我们崇善的价值、权利和义务。

尽管要作出各种牺牲，黎巴嫩将会生存下去，黎巴嫩人民将会继续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无论代价多高，巴勒斯坦人民也定能夺回他们自己的权利。我们沙特阿拉伯人全力以赴地支持在黎巴嫩坚定地抵抗侵略所有人和在自己的土地上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他们最终必将胜利。我们向他们的英勇气概致敬，支持他们的斗争，呼吁本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定的立场，通过一项与安理会职责相一致的决议，我们也呼吁世界各国履行自己对他们的义务。

主席：我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乔西先生（尼泊尔）：阁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拉纳大使和我国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你在1988年头一个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崇高职务。我们清楚地了解你的外交技能和多方面的个人才干，深信你将继续同过去繁忙的四周一样十分干练有效地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我借此机会对你在早些时候的一次安理会会议上所作的友好欢迎表示我们诚挚的感谢，同时指出我们两国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和相互了解的密切纽带。阁下，这是我自尼泊尔最近加入安理会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言，我愿向你保证，在我国担任安理会成员的二年任期中，尼泊尔将始终给予合作支持，旨在加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威望与效率的一切努力。

我也想借此机会表明我国代表团十分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别洛诺戈夫大使在1987年的繁忙的最后一个月里出色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现在谈一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首先，我们希望公开表明尼泊尔对由于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领土内一再采取行动造成的黎巴嫩南部局势日益恶化深表关注。我们认为，这种关注已经体现在尼泊尔和其他不结盟国家提出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之中。

几年来我们一直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派遣国之一，我们特别要借机会重申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并坚决重申必须立即制止以色列的袭击以及危及黎巴嫩南部平民安全的所有行动。为了恢复黎以边界的和平与安全，尼泊尔呼吁以色列立即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军，并严格尊重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1987年12月4日发表的载于文件S/19318、关于以色列军队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侵犯边界的报告。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制止这些侵犯边界、试图占领或改变黎巴嫩领土地位、或阻碍黎巴嫩政府在主权的黎巴嫩领土上恢复有效管辖权的行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尼泊尔敦促有关各方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进行充分的合作，因为联黎部队继续在其活动的地区能够发挥宝贵的维持和平作用。

主席：我感谢尼泊尔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内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首先，请允许我说明，我应当感谢黎巴嫩常驻代表以及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其他代表，他们概括了我们在先前几次讨论中想要说明的问题，也就是现在安全理事会不仅被人滥用，而且已经到了不断召开会议来讨论毫不相干的问题的地步。

当然，这些审议工作也成了闹剧而使人感到轻松，我们听到了其中的某些笑话，比如，沙特阿拉伯代表谈到“二十世纪的准则”并为肢解而悲叹时，一本正经地援引了“人权”，我还以为他是要谈一谈如何改变沙特阿拉伯的法典。当他把种族隔离同以色列相提并论时，我认为他是要谈及今年联合国的某些指责他的国家——并非我国——实际上向南非提供大量石油的报告。

当然，还有这样的闹剧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比如，叙利亚代表大谈“恐怖主义”和“纳粹主义”，而他们自己的政权——如同我上次质问他的那样——却继续把被通缉的最臭名昭著的纳粹罪犯阿洛伊斯·布龙纳当作座上宾。

因此，我认为，这里的最有趣的问题是，除了把其他毫不相干的问题拉进来的企图之外，这些讨论的核心是黎巴嫩主权的问题。我们正在谈的是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以及神圣的黎巴嫩主权。而这次辩论——或者说所谓的辩论——却把这些问题集中于我国，仅仅是我国而已。

请允许我简单地谈一下我们的国家和黎巴嫩主权问题。让我首先就此说几句话。1983年5月17日以色列和黎巴嫩签署了一项协定，呼吁相互尊重主权，在不可侵犯的双方边界上做出安全的安排，并且我们同意将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出。这完全符合我们一向对黎巴嫩奉行的政策，其中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第一，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根本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第二，以色列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黎巴嫩中央政府在黎巴嫩的全部领土上恢复行使主权；第三，做出安全的安排，直到最后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并能够对黎巴嫩领土进行管理和控制，并担负责任。

我们签署了这项协定，我们也准备执行这项协定。是谁废除该协定呢？难道是我们吗？不是的。是黎巴嫩废除了该协定。它为什么这样做呢？也许是因为其邻国在道义上的好言相劝？不是的。主要是因为是其最大的邻国叙利亚炮轰黎巴嫩首都、总统府成了废墟，黎巴嫩总统几乎丧命。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好言相劝”，黎巴嫩被迫废除有关协定。

叙利亚为何违反这项协定呢？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叙利亚违反协定，并不仅仅是因为黎巴嫩表明要采取真正独立的行动——也许这种态度是几年来的第一次——黎巴嫩真正地表明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控制自己的边界。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一点，这只是第一个原因。

还有第二个原因。那项协定比任何其他事物更加突出地表明叙利亚还没有准备想要这样做。当时叙利亚是否愿意，即使是今天它是否愿意签署一项尊重黎巴嫩主权、呼吁全部撤出外国军队——今天大约有3万名叙利亚军队驻扎在黎巴嫩——以及保证边界不可侵犯的协定呢？叙利亚并不愿意这样做。实际上，叙利亚并

不愿意承认黎巴嫩，不愿意往黎巴嫩派出大使，不愿意承认黎巴嫩边界，也不愿意从黎巴嫩撤出自己的军队。叙利亚占领黎巴嫩大约60%的土地。

叙利亚对此的回答是：“我们是宾客，我们是应邀前来的。”这里我想引述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来说：来了一位争主的喧宾，能不担心吗？

就此而言，叙利亚能接受请求而离开吗？黎巴嫩总统杰马耶勒先生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之所以说他大胆，是因为他的兄弟是被叙利亚人杀死的。他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上说了下面这些话。

“自1976年以来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期：不是自我们进入黎巴嫩的1982年，而是自1976年以来——

“已扩展到我国领土的60%以上。这使得叙利亚在黎巴嫩有着压倒一切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更好的为两国的利益服务”。（A/42/PV.10 第8页）

上述这段话是外交辞令，但所有了解黎巴嫩现实的会员国都知道这是黎巴嫩领导人向叙利亚提出的要求其撤走的强有力的声明。他们撤走了吗？他们还没有撤走；他们增派了更多的军队。他们进入了首都；他们进入了黎巴嫩的其他地方。

黎巴嫩主权的情况怎么样？这就是安理会开会的理由。如果安理会打算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立即指出，侵犯黎巴嫩主权的不仅仅是叙利亚，因为还有另外两个国家。我并不是说他们只是在行动上侵犯黎巴嫩主权，我是说这是他们所表明的思想意识的一部分，因为第二个因素是伊朗。

1981年，伊朗向黎巴嫩派出了大约1,000名革命卫兵：德黑兰输出的伊朗人。从此，伊朗建起了一支真主党以及有关人员的骨干队伍，其中大约3,000人通过伊朗驻叙利亚和贝鲁特的大使接受钱款和指示。除了把黎巴嫩变成恐怖活动盛行的国家，到处把小轿车装上炸药当作炸弹使唤，把这块地方变成黎巴嫩人的活地狱，他们还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已由真主党和伊朗公开阐明：将黎巴嫩变成不

折不扣的成熟的伊斯兰共和国，第二伊斯兰共和国，明确地说就是伊朗主权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的主权又当何论？

这仅仅是对这里有人称之为“神圣主权”的第二次当众侮辱。还存在着第三种力量，这支力量当然是巴解组织。

在我开始谈这一点以前，如果我不引用杰马耶勒先生关于我前一个观点的发言，那我就太疏忽了，因为在大会第42届会议期间，他也谈到了伊朗人。他说，

“在黎巴嫩的伊朗人只要是只遵从伊朗自命不凡的军事政治义务，而没有得到黎巴嫩政府的允许的话，都必须尽早离开黎巴嫩”。（A/42/PV.10 第9页）

这又是一段说得非常好的话。

我刚才提到了巴解组织。众所周知，巴解组织从1972年到1982年整整十年以来占领了西贝鲁特到蒂尔的大块黎巴嫩领土。它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掠夺和恐怖的统治。事实上，它建立了一个恐怖帝国。现在它正企图在黎巴嫩重新建立它的恐怖卫队。杰马耶勒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我们国家一直有幸是一个和平天堂……。而现在成为恐怖的地狱……。”（第10页）

“黎巴嫩不能容忍在其领土上有一个任何形式的武装集团。”（第9页）

他使用了“集团”一词是很令人感兴趣的。

在谈到叙利亚、巴解组织、伊朗这三个不仅采取行动，而且宣布它们采取行动完全是为了篡夺黎巴嫩的领土和主权，以建立它们被扭曲了的想象中的帝国时，黎巴嫩的主权又当何论？它们都想要，而且也确实在黎巴嫩这块肥肉上大咬一口。就象野兽围聚吞食它们的猎物一样，它们互相厮杀；它们互相拥挤，互相推撞，甚至互相攻击。有时它们还互相屠杀。

但有一点它们是一致的，无论在言论上还是在行动上，这就是，尽管它们在分赃上存在着分歧，它们都参与执行一项任务：那就是将黎巴嫩的领土用作向以色列发动恐怖主义进攻的基地。

如果我们要想给审议增加一些背景资料——我在安理会本月份前几次会议上用过这个词，那么我将念一下我手上这份记录了1987年9月16日至今年1月1日从黎巴嫩南部向我国发动多次进攻的清单。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受到了分别由黎巴嫩、巴解组织、伊朗控制的真主党以及叙利亚支持的集团的17次武装进攻，对于这些进攻，它们“引以为荣”——用它们自己的话来说，或承担了责任。事实上，就在上周末，黎巴嫩用口径为122毫米的卡秋莎机关炮向以色列北部轰击。

如果我们想表明我们所谈的真正内容，我们可以集中谈一件事情，因为这里有人——我想是阿拉伯联盟的代表——谈到了“黎巴嫩领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我想这是他用过的言词。不过，“黎巴嫩领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却意味着可以从黎巴嫩领土上派出载有武装人员的滑翔机飞进以色列领土——正如吉布里勒总指挥部，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所作的那样。那是发生在11月25日的事情，正如我提到的那样，有趣的是在这些掠夺者中间发生了冲突；事实上，叙利亚国防部长Mustafa Tlass在这场赤裸裸的侵略性进攻发生两星期后发表了一次讲话说：进攻的目的不在于安全区，而是在于以色列本土。在叙利亚空军学院发表的那次讲话中，Tlass先生说，叙利亚不仅完全知道发动这场进攻，而且还给予了“充分支援”。

因此，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不仅是完全不承认黎巴嫩的主权，而且是想要通过完全不承认黎巴嫩的主权来达到对邻国发动武装进攻的目的。

任何作为黎巴嫩邻国的政府在受到进攻时该怎么办呢？任何一个这样的政府都会采取自卫措施，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这些措施是有克制的，暂时的，但却是必要的。这些措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中有那么一方的恐怖主义总部继续策划暗杀阴谋，继续派出杀手，继续企图越过边境大量杀伤以色列人。

我在这里听到一些关于“侵占”的谈论。如果这场辩论继续进行下去，我可能会有时间将秘书长准备的地图拿来。这张地图标出了以色列—黎巴嫩边界上以色列设置的狭窄的临时篱障，其唯一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攻击；我想让大家看一看侵占的其他事实——地图上没有黎巴嫩的那几块土地——需要一张很大的地图才能标出贝卡峡谷和贝鲁特——对黎巴嫩领土的其他侵犯，这些侵犯当然与这里的讨论中的事情无关。

我真正要谈的问题是：谁应当在这里提出申诉？应当是黎巴嫩在这里提出申诉呢，还应当是以色列在这里提出申诉？应当是以色列，也只能是以色列，除了两件事以外。第一件事是，我将向谁提出这些申诉？

法胡里先生，如果我认为贵国政府中有人能够对贵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认真地承担责任，而且能够开始解决我们合情合理提出的意见，那么我是会先向你提出这些意见的。

主席先生，紧接着，我们还应当向谁提出意见呢？向安理会吗？安理会通过这些决议草案，召开这些会议，包括今天的会议和其它会议，实际上是采取了我上次提及的一项原则，即：纵容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所有袭击行动，而谴责以色列的反击措施。因此，安理会并不是认真讨论黎巴嫩南部和整个黎巴嫩问题的场所。

现在，既然黎巴嫩还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自己责任的政府，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必要的措施。然而，有趣的是，这样做对南部的情况产生了影响。我在这里听取许多关于黎巴嫩南部人民困境的讨论。我并不是要告诉你们说，他们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但我要向你们指出，同黎巴嫩其它地方发生的情况相比，他们的生活是好多了，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黎巴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他们没有其它的表决方式。我们所看到的是南部的人口正在稳步地增加。

让我在此列举两个例子。有一个村庄叫做纳巴提亚——其实，并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个镇，是黎巴嫩南部最大的镇。在我们1982年采取的行动之前，那里有5000人，大多是巴解人员，把那里当作向我们发动袭击的主要基地。今天，那里的人口已达8万人。还有一个村庄叫做库宁，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并非同样的数字，但人口也按同样的比例增加。还有甚至许多例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奉行良好的保护政策，因为我们在南部协助发展农业，因为我们提供优良的医疗设施，因为南部的经济政策是可行的，因为那里保持着相对的平静——同黎巴嫩其它地方发生的情况相比而言。最清楚地描绘其它地方情况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上个月专门从事监听阿拉伯广播的联邦广播事务局从阿拉伯报刊上摘录出来的某些报道。

这大约需要两小时时间，但我可以在此念一念中东其他地区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我知道，大家都想吃午饭了，因此我仅仅念一念在黎巴嫩——在黎巴嫩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12月1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叙利亚情报人员在贝鲁特绑架了两名黎巴嫩治安官员。同一天，一辆装有炸药的车辆在布夏里爆炸；幸好，据报道没有人受伤，12月6日，在黎巴嫩的夏蒂拉难民营里——就是那人们为了其他目的而提及的夏蒂拉难民营，18名巴勒斯坦人民在一场自相残杀中受伤。同一天，一名叙利亚士兵在贝鲁特西区被枪杀。12月11日，“黎巴嫩解放营在黎巴嫩北部杀死了一名叙利亚士兵”。12月12日，这个组织又袭击了的黎波里附近一个叙利亚检查站。

12月14日，“叙利亚部队袭击了黎巴嫩的居民区”，三百人被逮捕。同一天，“纳塞尔人民组织与黎巴嫩军队发生冲突”。12月16日，一枚炸弹在贝鲁特炸毁了一辆军用车辆；同样在12月16日，“黎巴嫩解放组织声称杀死了一名叙利亚情报人员”。12月17日，“2月9日组织”——他们更改名称的速度够快的了——“袭击了黎巴嫩的叙利亚士兵；几个人被杀死”。

12月19日，“黎巴嫩解放组织杀死了几名叙利亚士兵”；12月19日，“黎巴嫩人在泰宇纳赫和达尔基塔卜战线上的一次火并中有一人被杀”；12月19日，“三名阿布·尼达尔集团的头目被处决”。12月20日，长枪党和黎巴嫩部队在贝鲁特发生火并，一人死亡；12月20日，“十名叙利亚士兵在贝鲁特爆炸中受伤”；12月21日，“阿迈勒人员和巴勒斯坦人在夏蒂拉发生冲突”；12月22日，“两名阿迈勒治安人员被真主党人杀死”；12月22日，“2月9日组织在黎波里杀死了一名叙利亚士兵。”

12月23日，“两名叙利亚士兵在贝鲁特西区被枪杀”；12月23日，“阿迈勒和巴勒斯坦人在夏蒂拉发生冲突”；12月24日，“两名叙利亚人在贝鲁特西部被杀。”还有更多的事件。

如果我们要谈论真相，那么这就是黎巴嫩的真实情况。这是一个被外国军队——叙利亚占领的国家，它的首都陷于支离破碎，它的政府陷于瘫痪，无法发挥功能；相互争夺的帮派控制了全国各个地区，互相交战；它的领土被用作侵略一个邻国的基地。然而我们却在这儿正襟危坐，一脸肃穆，讨论黎巴嫩南部边界地区的局势。这使我想起了这样一个病人：癌症布满了身体的百分之六十，严重的心脏病腐蚀了整个心脏，内部器官相互排斥，脾同肝作对，肝同脾作对；而这个病人却跑到医生那儿诉说他的脚趾如何红肿，于是这位医生和这个病人一起围着这个脚趾大谈如何治好了脚趾也许可以治愈其他的疾病。

多么巧妙的诊断！多么巧妙的治疗方法！

主席：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向安理会成员简单地说几句话。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令人情绪激动的问题。有人说了些刻薄的话。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必觉得应该立即答复每一篇发言，而是应该试图冷静地看待发言中所表达的观点，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说出他想要说的话，以此来维护我们审议进程的尊严。

因此，我建议，我们现在在午饭前听取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然后在我即将宣布的午后某一时刻继续开会。所以，当我们的辩论结束时，那些想要行使答辩权发言的人一定会有机会发言的。我想，这是最公平的开展工作的方式，也是最能够维护安理会尊严的方式。作为你们的主席，维护安理会的尊严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我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已经有机会欣赏到了你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个人及职业上的品质；这些经验和品质将是我们工作取得成功的保障。我还要向你的前任苏联常驻代表别洛诺戈夫大使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他的衷心赞赏，因为他以令人称道的方式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我还要向刚果、加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保加利亚和委内瑞拉各国常驻代表表达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他们的感谢，感谢他们在其任职期间为安理会的工作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说了许多欢迎我们的话，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当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开始其安理会成员的任期时，正值联合国经历一个微妙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安理会面临着非洲、中东、海湾地区、中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挑战。

安理会的任务是巨大的，它要求安理会无论在哪里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危害，都要为促进和执行和平、公正和最后的解决作出坚定一贯的努力。阿尔及利亚赞成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原则并接受《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阿尔及利亚的区域和国际活动证明她致力于并坚持为和平事业和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公正与民主的关系作出贡献。主席先生，阿尔及利亚将与您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一起不遗余力地使安理会能够成功地履行《宪章》赋予它的职责和使命。

1月15日，星期五，穆斯林教徒祈祷和默思的日子。阿克萨清真寺这个伊斯兰世界的第三大圣地遭到亵渎，这一渎圣行径激起十亿穆斯林教徒的极大愤慨，被看作是对他们十分珍惜的价值的不可容忍的侮辱。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蓄意进行的这一挑衅行为也引起其文明价值使他们将礼拜堂视为不可侵犯的所有人的义愤。对压迫者来说，每天违反所有国际法，包括那些为战时使用而制定的国际法还嫌不够了；除此之外，它还需要在一个总是和到处被视为圣殿的地方制造证明其不容异己的本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样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犯下了野蛮的行径，其严重性不能不引起本安理会的注意。

这是安全理事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不得不第四次召开紧急会议，审议中东爆炸性局势。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内，安理会几乎不断地开会，第三次不得不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占领国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采取的镇压性措施。这表明了被占领土上发生的这些事件的严重性，以及以色列的暴行和镇压在国际社会中引起的正当的强烈谴责。

安理会今天开会审议以色列占领军继续在黎巴嫩犯下的侵略行径，这证明该地区的局势危险地恶化，以及安理会有必要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侵略，并使黎巴嫩能够在所有领土上恢复主权。

新年一开始，野蛮行径就再次降临黎巴嫩，在多年来几乎每天遭到侵略成性的以色列部队袭击的人民当中撒播死亡和毁灭。26人丧生，包括两个家庭；他们必须加到死伤者的长名单上去，这些死伤者是去年发生的23次空袭的受害者，光是最后一次空袭就在艾因赫勒埃难民营造成40人死亡。

在海上和陆地炮击的配合下进行空袭的同时，以色列占领军多年来一直推行一项对占领区内外的黎巴嫩村民进行骚扰，加紧逮捕和搜查以及炸毁房屋的政策。

同样一个村庄好几次被封锁；最近是发生在亚赫穆尔村，4,000村民好几天得不到药品、食物和其他服务。

进行这些袭击和骚扰行动的目标是十分清楚的，粉碎黎巴嫩人民反对占领者的英勇抵抗，从而使犹太复国主义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长期化。

以色列占领军自1980年以来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的改变边界线的企图，尤其是象秘书长在12月4日报告(S/19318)中精确地描述的那样通过建造军事设施改变边界线的企图也是因为决心使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长期化，事实上是吞并其部分领土。秘书长在报告中对此表示关切。

1982年，黎巴嫩遭到以色列侵略军的入侵。以色列侵略军包围了黎巴嫩首都。在黎巴嫩勇敢的战士击退进攻之前，其部分领土被占，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惨遭屠杀。今天，黎巴嫩部分领土继续被占领，并一再遭到侵略。上个星期，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和安全理事会第607(1988)号决议把4个巴勒斯坦公民驱逐到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是在黎巴嫩自己正式宣布它将不在其领土上接受这4个巴勒斯坦平民之后这样做的，这是对黎巴嫩主权的新的侵犯，并产生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法治和国际规章制度的蔑视和对抗。

面对一个国家的主权经常受到蔑视安理会的权威受到如此严重挑战这样一种局势，安理会必须根据这些事件的严重性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安理会必须谴责以色列一再进攻黎巴嫩的行径和改变边界线的企图，并要求停止这些攻击和企图。安理会还必须重申其先前的决议——特别是第425(1978)号决议已经确定的首要义务：严格尊重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以及以色列占领军立即从黎巴嫩整个领土撤走。

这便是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目标。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由于时间关系，我打算现在休会。安理会下一次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会议将于下午3点30分举行。

下午1点零5分散会
